

魔池湖的奇迹



儿童科学文艺丛书





科学幻想故事

魔鬼湖的奇迹

江苏人民出版社

科学幻想故事

魔鬼湖的奇迹

王 川著并绘图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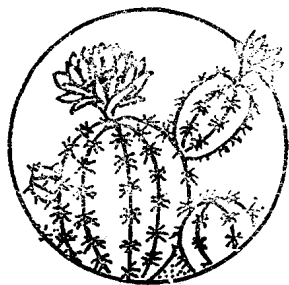
书号：10100·349 定价：0.28元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套以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科学文艺丛书。它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生动活泼、形象有趣地介绍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成就，描述科学发展的绚丽远景；帮助儿童认识世界，启迪智慧，开阔视野，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引导儿童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立志攀登科学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勤奋学习。

本丛书题材广阔，从蚂蚁蜜蜂到恐龙巨象，从石刀石斧到火箭飞船，从基本粒子到宇宙星空等，均有介绍。体裁也是多样的，如科学故事、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童话、科学曲艺、科学散文、科学诗歌、科学小品等等。

这套丛书是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特别是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协助我们出好这套丛书，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踊跃写稿，使这套丛书成为儿童喜爱的读物。



目 录

魔鬼湖的奇迹	1
神秘的七彩山	33
飞碟来客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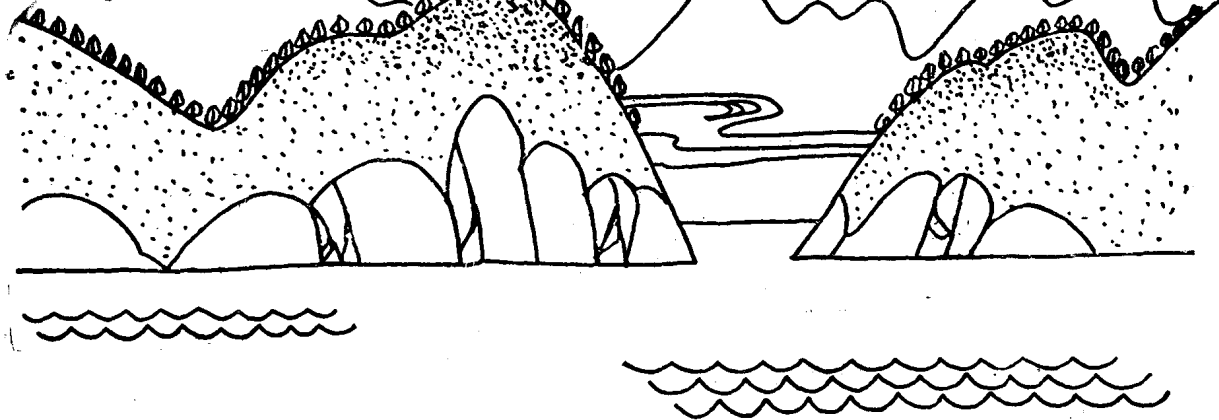
魔鬼湖的奇迹



为了配合即将在我国召开的世界古生物学年会，编辑部让我去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访问夏康教授。一年前，正是他在西藏发现了一种至今还存在世上的恐龙的后代——“喜马拉雅——横断龙”。这可是件震惊中外科学界的新闻啊！

我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乘车前往研究所。不巧得很，研究所的同志告诉我，夏康教授为了给世界古生物学年会做准备，不久前，已经动身到魔鬼湖畔的史前动物保护区里的研究室去了。那里，就是恐龙的发现地。如果我愿意





的话，可以在明天搭乘科学院的直升飞机去那里。耳听不如眼见，当然我十分乐意了。于是，第二天便出发了。

由于事前和那里联系过，所以当我走出机舱，夏教授的助手王田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了。我们走出简易机场，只见周围林木葱茏，湖光山色，令人陶醉。他们的研究室就设在魔鬼湖畔一片树林里。

王田将我引进一间屋子，便去通知夏教授。我走近墙边的一排排陈列橱，欣赏着一块块化石。几个猿人的头盖骨，露出两排白牙，好象是在望着我笑；一对猛犸象的长牙，象两把巨大的弯刀竖在那里；一只有机玻璃标本盒里，陈列着一只珍贵的始祖鸟标本，神态栩栩(xǔ音许)如生；一对巨大的肿角鹿角，挂在墙上……我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神奇化石的时候，夏教授进来了。

夏教授身材瘦长，步履(lǚ音吕)稳健，在黑黝黝的皮肤相映之下，头顶稀疏的银发格外显眼，隐藏在眼镜后面的是一双敏锐的细眼，宽广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他一见面，便很客气地请我坐下。

开门见山，话题立刻就转到恐龙上去了。夏教授听我说明来意后，便慢慢地说道：

“你来采访我们的工作，我是很欢迎的。正好我今天有空，可以和你

谈谈。随后咱们再去看看那些‘史前遗老’——我们是这样来称呼那些恐龙的。不过，这个重大的发现不能归功于我。听完我的介绍，你就会明白这完全是集体的力量。帮助我们发现它们的，有当地的群众，有热心科学的艺术家，甚至有我们不知名的前辈。而我，只不过是捡起了一只熟透了的苹果。”他顿了一下，又说：“请原谅，你对古生物学有兴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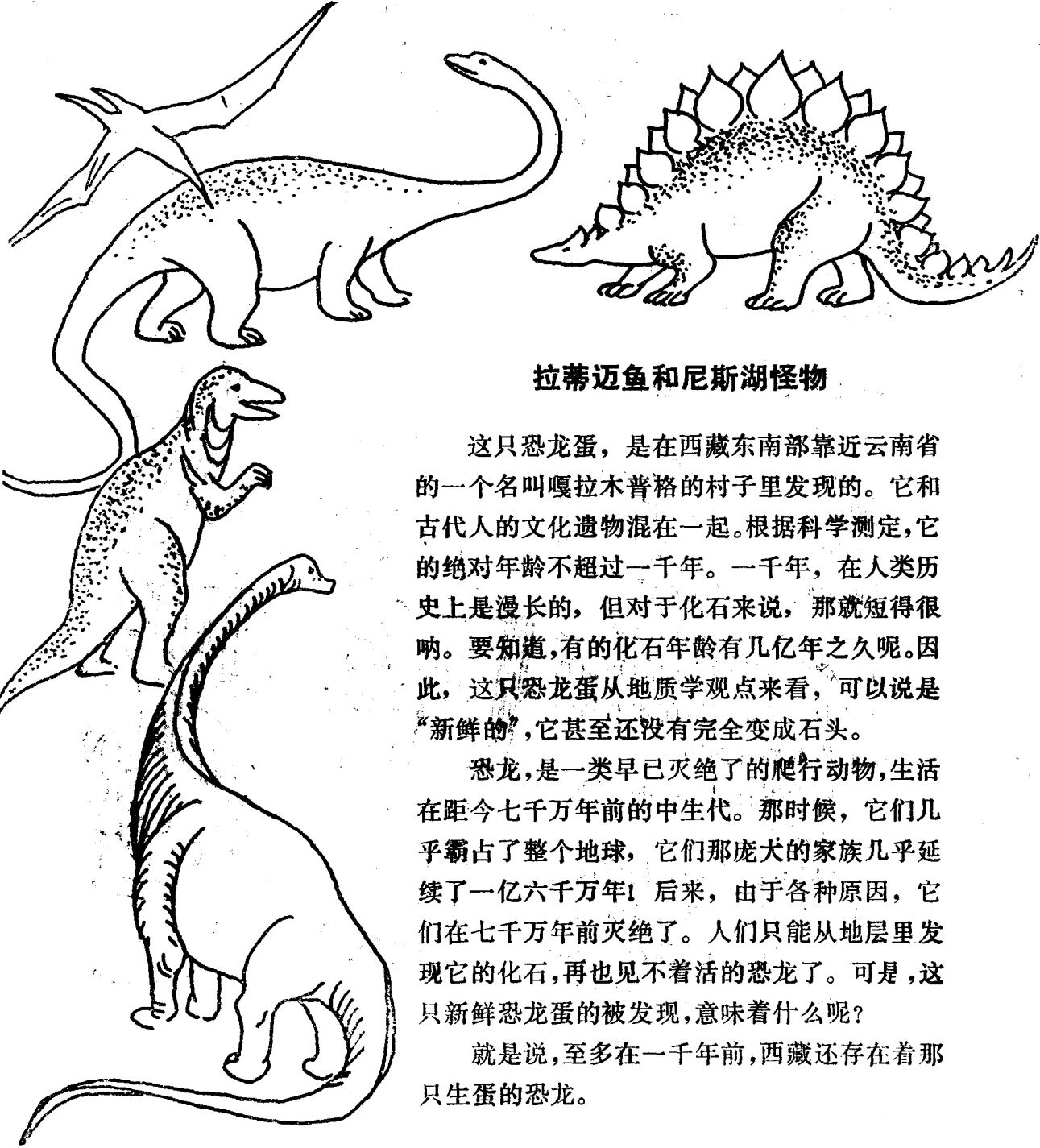
我红着脸承认自己学识浅薄，对古生物学方面的知识知道很少，只是采访前才匆匆阅读了几本科普读物。

夏教授看出了我的不安，安慰我说：

“那不要紧，我就简要地谈谈吧。”说着，他转身从陈列橱里取出一只椭圆形的蛋，交给我，说：“就从这只蛋谈起吧。”

下面便是夏教授的谈话。





拉蒂迈鱼和尼斯湖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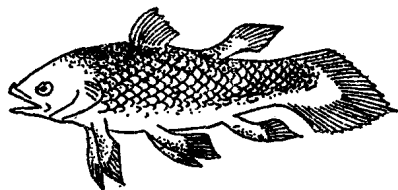
这只恐龙蛋，是在西藏东南部靠近云南省的一个名叫嘎拉木普格的村子里发现的。它和古代人的文化遗物混在一起。根据科学测定，它的绝对年龄不超过一千年。一千年，在人类历史上是漫长的，但对于化石来说，那就短得很呐。要知道，有的化石年龄有几亿年之久呢。因此，这只恐龙蛋从地质学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新鲜的”，它甚至还没有完全变成石头。

恐龙，是一类早已灭绝了的爬行动物，生活在距今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那时候，它们几乎霸占了整个地球，它们那庞大的家族几乎延续了一亿六千万年！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它们在七千万年前灭绝了。人们只能从地层里发现它的化石，再也见不着活的恐龙了。可是，这只新鲜恐龙蛋的被发现，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至多在一千年前，西藏还存在着那只生蛋的恐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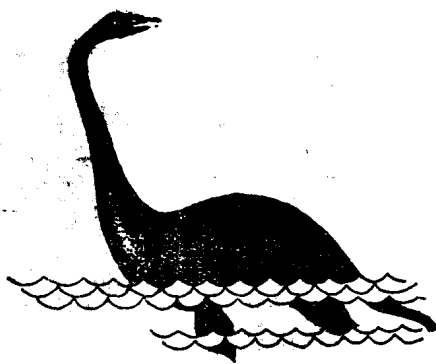
你听说过“拉蒂迈鱼”和“尼斯湖怪物”的故事吗？这是古生物史上两个极其有趣的事。

“拉蒂迈鱼”是生活在一亿多年前的总鳍(qí音奇)鱼类中的空棘鱼的活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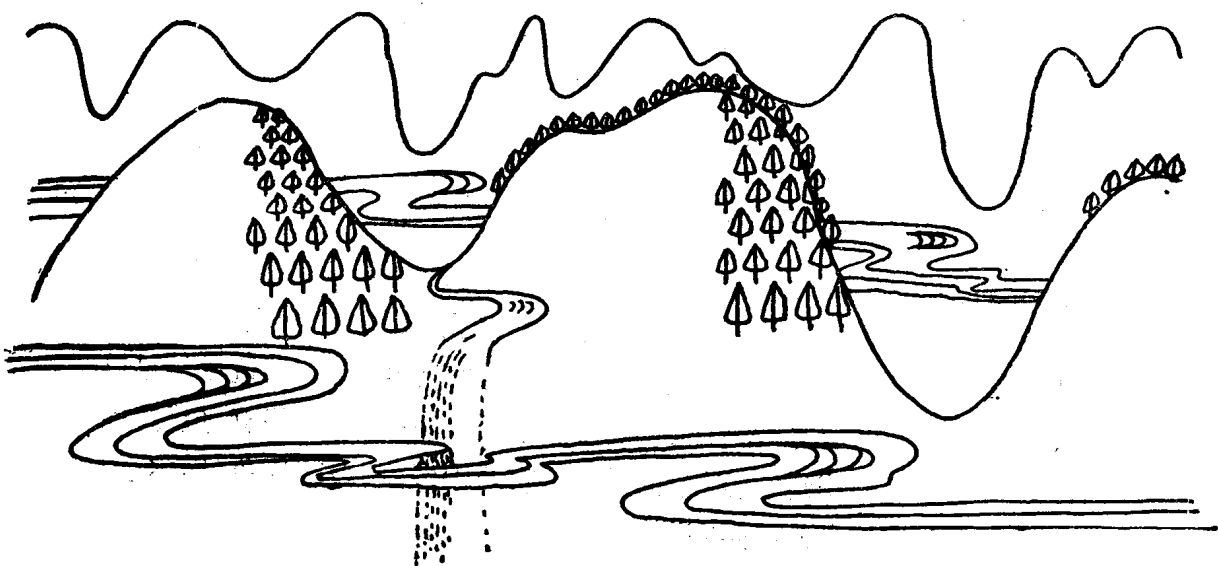
本来,这种鱼和恐龙一样,早就绝灭了。可是,在一九三八年,有人在非洲海岸捕到一条长着四肢的怪鱼,当时人们谁也不认识它,也不知道它属于什么纲目。后来,经过生物学家们的认真考察,证实这一条鱼竟是早已绝灭的总鳍鱼类的孑(jié音节)遗。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拉蒂迈鱼”。以后,还有人不断捕获到它。至今世界上已有八十多条“拉蒂迈鱼”标本了。

另一个有趣的事儿,是在英国美丽的尼斯湖里,近一百年来不断有人看到那里有一种类似古代蛇颈龙的怪物时而出现。有人还给它拍了照,千方百计要想捕捉它。遗憾的是,至今它还是古生物学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这些“史前遗老”们至今还生活在现代吗？如果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的存在,这该是多么有趣而有意义呀！这些神奇古怪的事,引起了世界上许多科学家极大的兴趣。

这只新鲜恐龙蛋,更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在我们祖国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理条件十分复杂,是有可能残留一些史前动物的。这个谜,有待我们去揭开。



石洞陶俑和古宫壁画

这只蛋是当年参加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的王田发现的。

王田是一个十分好学、非常细心的人。当他在一个石洞里发现了这只蛋后，意识到它不同寻常，便打电报给我。我便



立即赶到西藏去了。

提到西藏，人们都以为那里是个高寒地带。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嘎拉木普格村就是这么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它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横断山西缘，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那里，由于雄伟高峻的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在北面，挡住了青藏高原的凛冽(lǐnliè音林列)寒风，而印度洋湿热的暖流却一直影响到这里，加上海拔只有六百多米，所以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繁茂，树木葱郁，具有典型的亚热带景观。一路上浓荫蔽日，青翠不断，真是西藏的“西双版纳”了。

还有一位摄影师和我同行，他叫高风，是随我们去拍摄彩色纪录片的。他憨厚稳重，谦虚好学。后来的经历证明了，如果这次没有他的合作，我们是不会有这么大收获的。

经过自治州时，州委还给我们配备了一名身兼医生、向导和翻译的助手，她的名字叫卓玛。这位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是本地人。她的老阿爸就是这里的护林员。这位姑娘具有藏族男子慠(piào音票)悍和豪爽的性格，也有女同志的细致和耐心，后来的经历也证明她和她的老阿爸给我们的帮助是多么重要呀。

在科学考察队的宿营地和王田他们会合后，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急匆匆带着工具上了山。一路上，穿过浓密的原始热带雨林，钻过丛生的野芭蕉林，踏着腐臭的落叶，攀着粗粗的藤葛，我们来到一个山洞口。恐龙蛋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这个山洞的洞底比较干燥，走了几十米，才到了尽头。在那里堆积着厚达数米的文化层，说明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里是科学考察队考古工作者发掘的现场。在强光灯下，他们正在清理着刚挖



掘出来的文物：几只带有藏族特色的绳纹陶罐、几个泥土烧成的陶俑、几支骨头做的箭头，堆放在一边。

王田拿起一只陶罐说：“那只恐龙蛋原先就是放置在这里面的。发掘出来时，陶罐下面还有一层灰烬。看来，陶罐的主人想将这只蛋烧熟了吃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丢下了。”

我仔细地端详了一番，然后慢慢放下陶罐，突然目光被刚清理出来的一个陶俑吸引住了。我轻轻拿起它，吹去灰，凑近灯光，仔细辨认着：这是一个土红色的泥块，显然是用手搓过，象个弯曲的纺锤，两头细，中间粗，形成一个长长的“S”型，在中间粗的地方安着四个小泥棒，前两根小，后两根大，看形状不象人，倒象个动物的雕塑。象什么呢？蜥蜴？鳄鱼？我心中忽有所悟，王田已在一旁大叫起来：“夏老，您瞧，这不是一具恐龙模型吗？”

是的，这是一只非常象龙恐的雕塑，小小的头高昂着，拖着长长的尾巴，栩栩如生。联系到那只“新鲜的”恐龙蛋，说明至少在洞主人存在的年代里，这里还有恐龙生存着，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凭空想象出这么逼真的恐龙模样来。

我抬起头来，注视四壁，古老的岩石在灯光照射下沉默着，石钟乳在壁上投下了一排离奇的黑影，给洞里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以后我们翻遍了石洞，再也没有找到什么，只好先回去。

路上，卓玛建议我们绕道去参观一座十世纪前的藏族王宫遗址。当时

我的心里正琢磨着恐龙那件事，去不去参观，倒也无所谓，而摄影师老高却兴致很高。他想趁机拍点照片作资料，我也只好奉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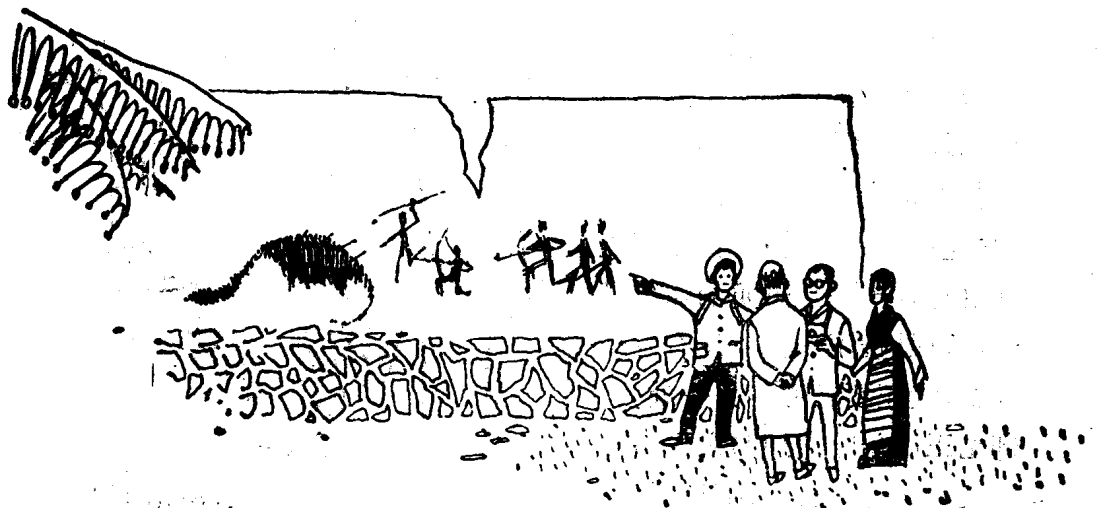
宫城遗址建筑在一座面临河谷的山崖上，那里出露着古老的地层，很清楚，这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我让他们上去参观，独自留下，希望能在这里发现一点恐龙的蛛丝马迹。可是搜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我正要转移到另一处去，却见王田气喘喘地跑来了。

“夏老，快来看那里的壁画，我们又找到了它！”

“哦！”我不禁一怔，忙跟着他三步并做两步赶到一堵墙前，只见上面五颜六色地绘着一些宗教神话和狩猎出巡之类的壁画，笔法古朴、生动。在右边的一幅画面里，一群猎人正弯弓搭箭，向一个庞然大物进攻。那猎物已身中数箭，倒在地上。再仔细看看，它小头、长颈、细尾，和恐龙一个样！我几乎喊出声来。



刚才发现了恐龙泥塑，现在又发现了恐龙壁画，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它们仅仅是过去存在呢，还是至今尚存？它们现在的栖身之所究竟在何地？怎样才能揭开这个谜？意外的发现接连而来，新的问题也接连而来，在回宿营地的路上，我都在想着这些百思不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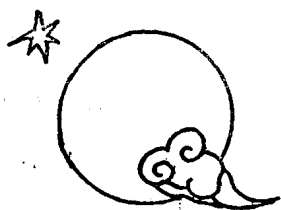


老阿爸和地质家

这以后的两天内，我一直沉浸在一种紧张的思索之中。意外的发现激励了我，促使我们加紧进行工作。每天，我们都是一大早就起身，到山上去踏勘、考察，在野外工作和就餐。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密，岩石出露少，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将这个谜解开。时光流逝，几天过去了，大自然并没有再恩赐我们一点什么信息。

一天晚上，和往常一样，我们很晚才回到营地，围坐在篝火边，整理





标本。老高则一头钻到他那临时暗室里，冲洗白天拍摄的胶卷。我正在篝火边向所党委写工作汇报，卓玛的老阿爸来了。

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藏族老人，雪白的胡子飘拂在胸前，棕红色的脸膛，在黑色袍子衬托下显得很沉着，一柄镶银鞘的钢刀挂在腰间，好不威武。我赶忙请老人坐在火边，王田斟(zhēn音针)上一杯刚沏(qī音七)好的沱茶，不一会儿，大家就相见如故了。

老阿爸声若洪钟地说：“林中来了百灵，空中全是歌声；山里来了客人，处处都是亲人。听卓玛说，考察队是到这儿来找龙的？”

显然他弄不清恐龙和神话中的龙的区别。我尽可能通俗地向他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为了更形象化些，我将几种恐龙的复原图拿出来，并一一指给他看。

